



內精嚴勝非漢文本色

古文奇賞卷之八

古吳陳仁錫選評　仁和郎奎金重訂

西漢籌邊之文

鼂錯言兵事書　文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畧畜産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玆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

只用再字復字以冈匈奴足上小入大入

常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常流之水丘阜屮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埜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

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屮木蒙蘢支葉茂接此
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
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
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
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
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
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

有必勝之將

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

安邊境立功名

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

不可不擇

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

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埶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木薦（以木板作如楯）弗能支

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
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
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
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
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
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

以蠻夷攻蠻夷

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

在良將

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
明約將之即有阻險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

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王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豈有隴西三困之事

裁

文帝後二年告和親詔亾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錯有憂而上此即矣應罷邊之慮歟

鼂錯論守邊備塞書　一節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粤置戍卒焉

不沒其功而誅其心

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

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肌肉）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粤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貪戾而欲廣大）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錯文富了一句）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必变妙于樗也）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

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刼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埜美艸甘水則止艸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

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絶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雷石布渠荅鐵蒺藜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人爲中周虎落以竹篾相連遮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辠人及免徒復作

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亾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以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

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鼂錯論募民徙塞下書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郵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艸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内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

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
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
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
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
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假大也）四里一連連有假
五百（帥名）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
（有保護之能）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
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
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
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

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往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馮唐論任將

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

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

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有萬死之害而死銖兩之報）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武〕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

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
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
賞故遣中郎將（唐蒙）往賓之（賓伏也）發巴蜀士民各五百
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
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
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
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
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
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
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遠慮急國

欲為士上出脫只將士進自賊殺者盡情攻擊一篇之中實不犯主

寡廉鮮耻俗不長厚所以不勇相如此强勇之士高只着論頭

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中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亾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耻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遺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

文不肯饒

以不忠死亡之辜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溪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縣有蠻夷曰道）使咸喻陛下之意唯亡忽也

唐蒙上通夜郎書

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

蒙亦奇士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埶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大

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嶺。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粵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先臣淮南厲王也間忌人姓名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

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
老涕泣孤子謕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
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
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
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
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
及萬物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
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
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
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

界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

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跡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六述越）

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

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

（文指方略）

田餘干界中積食粮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

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

（七述越）

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亡車騎弓弩之用

（淮二語把前地深可相去寸數二段俱收）

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

（八述越）

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

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

蝮蛇蠚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兎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

罷勦食粮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又謗用兵之害至此於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亡食行者亡粮民苦被禍而已兵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故事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

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始克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行厲)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數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將嫌拔語未奇)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聖謨)垂德惠以覆露之使

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亡
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
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
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
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
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
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
一絲州自遠表
爲一使之任也

嚴助諭淮南王

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

其事王居遠事薄遠不與王同其計朝有闕政遺王
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
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
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治今
此厮上書悲愬輕薄負約反約反覆不倫矣
閩越王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
豈止于不奉正朔
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奇
其罪愈甚
策入燔尋陽樓船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今
罪大
漢為天下宗
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
為上出 脫
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
御有司
得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惑於

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屯曾未會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士卒罷倦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

遣將不得已亦不深入

兵不

踰時

以爲畜我

不以千萬之師爲一使之任

主父偃曰猾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市即發闕之指

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

韓安國與王恢擊匈奴議

御史大夫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亾怨嫉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百世之功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

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
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苟相
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
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
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
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
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
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
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
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

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矢射獵逐獸隨草居處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旹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旹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

則非發月氏可以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
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
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
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
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
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
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
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
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
夫艸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

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阨險以爲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

吾丘壽王驃騎論功論

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强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令將師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遂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歸人不識

聽開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間伺隙旣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爲至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謀十餘年遂滂淹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傑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蕭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塡滄海可也

卜式上出財佐軍書

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駑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强國不犯之道也臣願與子男及驕畜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

莊青翟奏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盧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食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

桑弘羊請田輪臺奏

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

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旹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勑太守都尉明逢火選士馬謹斥候畜茭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

魏相諫擊匈奴書 宣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

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

侯是人事忽以天道 一○宋○大○寸○筆○人○ ○○○○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

古○來○爲○此○開○多○少○邊○隙○ ○ ○

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

敘凶年守相風俗眞錯落整去奇偶

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

以天道一○東○又○以○無○一○東○奇○真○ ○ ○ ○

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

許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人臣愚以爲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不足致意中）

（即今近臣今議）

蕭望之單于朝位議

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

信讓行乎蠻貊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　一時權宜

黃霸單于朝位議

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旣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　反挈之之議

賈捐之罷珠厓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

[illegible]單于書者字字飛走此篇開鎖起伏曲盡其体亦可論也

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捄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

之歌至今未絶頼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絶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文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

之事錄冐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
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南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
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
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
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
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
飲泣巷哭遥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
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
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
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去其城郭相枕席於

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

[illegible]單于怀[illegible]不罷故[illegible]司馬平[illegible]嘉曉單

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侯應罷邊備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

子從應之
議也

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艸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

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
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
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
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
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
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
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
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昔有亡出
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
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

或因山岩石水柴僵落（山尌枯僵墮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强則驕逆）必深德漢請求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杜欽論罽賓使

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

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
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亡欲則嬌嫚終
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通厚蠻夷愿快其求者爲壤
比而爲寇也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
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
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亡親屬貴人奉獻者
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
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
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
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

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
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匄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
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
熱之阪令人身熱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
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徑三十里臨崢嶸不
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十餘里乃到縣
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
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
令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
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亡用非長久計也使者業

也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谷永杜欽受伊邪莫演降議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于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愛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境安危之

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郭舜罷康居議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

亾所者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亾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

息夫躬伐烏孫奏 [袁]

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疐強盛居彊煌之地擁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跡

漢制遠告交薦貿感趙禱門爲作畫兒之罪王亭衆亦曰漢詐援之詞欲以報救舊雍之家

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埶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爲單于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惟天子哀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已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聾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

嚴尤諫伐匈奴書 平

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

至于潯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戹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

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
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
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
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
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
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
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
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
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
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

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旣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
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

西漢將帥使絕國之文

陸賈說尉佗　高

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
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
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
據咸陽項王倍約自立爲西楚伯王諸侯皆屬可謂
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刼畧諸侯遂誅項王
滅之五年之閒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

予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臣印剖符通使君臣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終軍請使匈奴書 [武]

軍無橫艸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披堅執銳當矢石啟前行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

蓋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不足以亢一方之任竊不勝憤懣

郭吉詰單于

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單于立斬主客見者留郭吉不返而終不能有加于漢

衛青不誅蘇建

幸青得以肺腑待皋行間不患無威而周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

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蘇建盡亾其軍問其罪同霸等

張騫論烏孫

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埜烏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救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與昆莫令長守于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

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旹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

李陵置酒說蘇武

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從至雍棫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

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辠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

李陵置酒賀蘇武

令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辠

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渡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與武決按陵武所往來書并樂府多贋作錄此二首以存其眞耳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

榆舉苞滿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二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

虧此筆闡話抵案確

聞若詭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陁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灑沈澹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兹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

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内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内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繫縲號泣内嚮而怨曰蓋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

爲遺巳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巳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沬若徼牂牁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巳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

計則拙矣
其文自好

合在於此矣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
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
鷦鵬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
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
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
之敝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

辛武賢擊罕开奏 宣

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埶不可久或曰至秋冬
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
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

虜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幵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

趙充國羌事對

羌人所以易至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埶不一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

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
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
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
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
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
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連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

趙充國議羌擊奏

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

未至難至

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

既至難禦

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

[illegible]以平進退虜至而我奪[illegible]

此防羌與匈奴合

大手段在能捐

逐水屮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勤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艸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他種刼略故臣愚册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册

趙充國陳兵利害疏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

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

惟其鮮佚故心尚狐疑

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亾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

欲赴急而亾路

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

正奏他川腋之諫

妙

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

其佚求解

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

帶念丁壯
相聚攻擾
困苦反道
已見其復

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塡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明主可與忠言）

零巳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巳誅而罕开（不誅服）（誅亦易服）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趙充國上田奏一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乾）藁（禾稈）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繇役不息

文恐屯吏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預脩）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便）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約十六萬）十二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以水運木而行）繕鄉亭浚溝渠治隍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至春人班與出賦之）人二十畮至四月草

雄謀在此

生發郡騎及屬国胡騎伉健各千倅副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趙充國上屯田奏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老臣捨王手段全在此）（必先知彼）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稠）（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可勝）而明主般師（班師）罷兵萬人留田

此所以貴謀也

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受克國之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畱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畱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間暇旹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

因降而能兵又不可故以屯田示不能

皆在水次

臧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因寒瘃而墮指）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橋成故也）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報書曰即知將軍之計虜當何時復誅又[illegible]月期月而罷者謂今[illegible]何[illegible]也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漢時萬里餘之地而僅以數十人守之必有長策似謂一隊數千人也）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産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爲高樓以望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

壞其目

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
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
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
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
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册也至於虜
恐卒然有非復亂成謀
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
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
零亶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
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埶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
內不傷威武之重
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

復畱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給也）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甞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埜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越之誅昧死

意外籌度

古今多此患

陳愚惟陛下省察

趙充國請罷屯兵奏

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黄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

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黄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曰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

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婁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谷吉上書 元

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于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弃捐不畜使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亡

內不須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粮以贍軍用此元帝建昭四年冬也

虜截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卽豫爲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塞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

甘延壽陳湯上疏

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

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

西漢夷虜之文

閼氏止冒突圍帝

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

南越王佗報書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粤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粤王使爲外

臣昔內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
者甚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
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
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
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
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
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
飾詞
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
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
自飾
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濕蠻夷中西有西

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粤其衆數千人亦稱
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
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
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
人之故老夫處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
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
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
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
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
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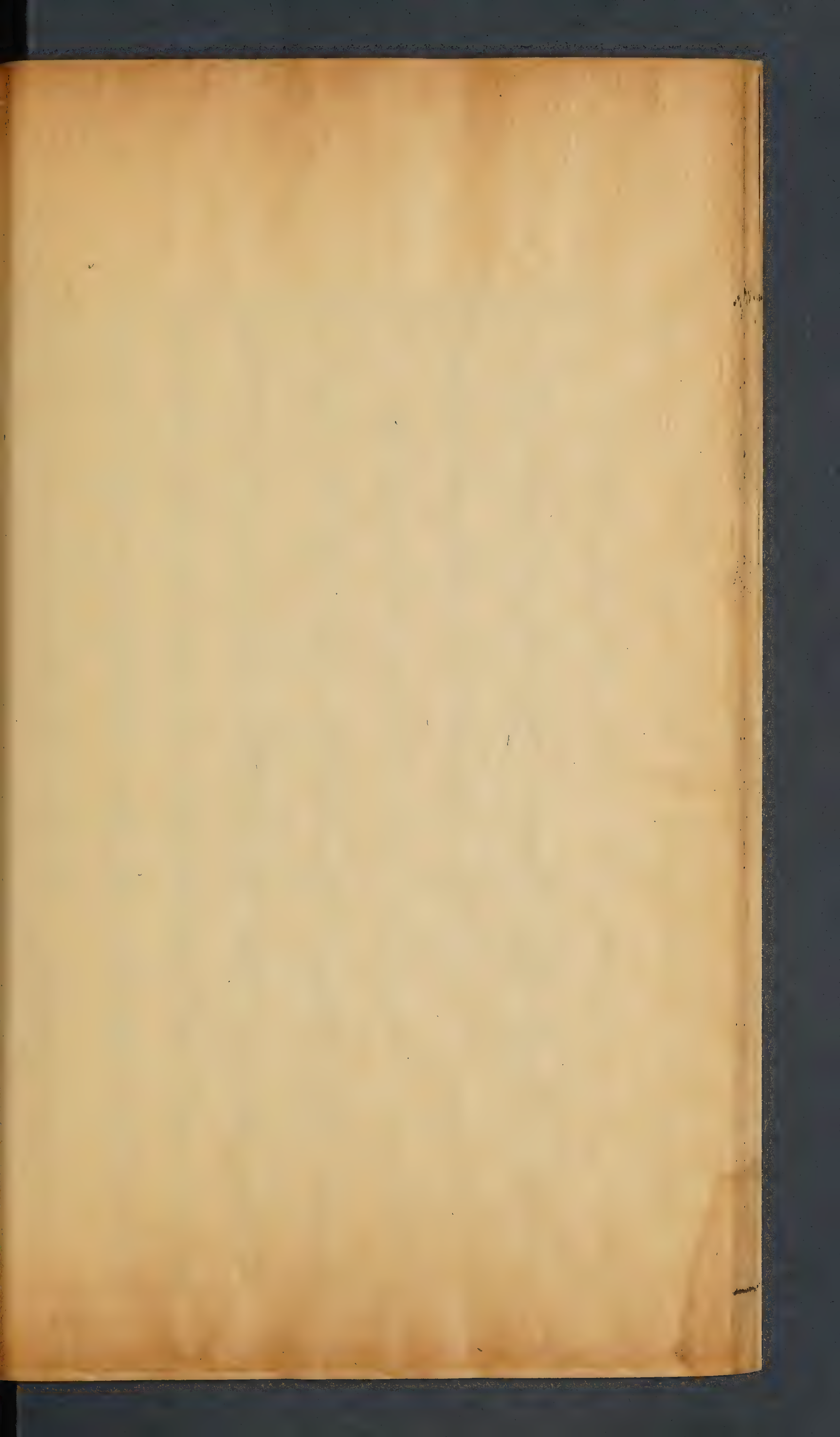
南越王佗去帝制令 武

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漢過不先明教垂自）

冒頓單于遺書

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漢邊使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故罰





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

此計却窮

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韋昭曰漢物十中之二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

中行說折漢使

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功爲事其老弱不能鬬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

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妻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于作業嗟土室之人顧亡多辭令諜諜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辨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亡多言顧漢

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

烏孫公主上書 昭

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惟天子救之

傳介子持節使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不煩師衆鉤町侯毋波率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立爲王並昭帝朝事

烏孫公主上書 宣

年老土思願得歸葬漢地

烏孫昆彌上書

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世之治也匈奴之言簡世之亂也中國之言多

烏珠留單于上書 哀

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

呼韓邪單于上書 元

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

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

伊秩訾對呼韓邪 [元]

單于竊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旣以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于侍使于漢不敢聽命

古文奇賞卷之八 終

為學于持伐于漢不敢聽命

兩此非安借方民以降漢又復歸向效是兩心也願

單于歸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

仰秩豈謂乎韓邪 [完]

單于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

景帝後三年詔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鞫繫者須繫之成帝鴻嘉元年趨闕告訴者不絕詔曰方春生

古文奇賞卷之九

古吳陳仁錫選評　仁和郎璧金重訂

西漢議律之文

張蒼等議律奏　文

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辠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仁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

時臨遣諫大夫理三輔弘農冤獄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勑守相稱朕意焉平帝元始四年釋女囚詔曰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構怨傷化百姓苦之

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辠人獄已决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其亡逃及有辠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行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爲城旦舂歲數以免臣昧死請

張釋之論法 因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此言佚過）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

民安措其手足

胡建斬監察御史奏　武

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辠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宣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
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
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
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
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
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
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
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地也往
者昭帝即世而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
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下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

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愼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

從正始受命歸到省刑即仲舒春秋大一元右陽而左陰尚生而惡殺之指

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絶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

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
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
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
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
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
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
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
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
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郤

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

逢時之言

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鄭昌請刪定律令奏 宣

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聖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張敞入穀贖罪書 宣

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亡餘積雖羌虜已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

曰八郡則有限數

張敞入粟贖罪議

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者

賢于一切苟且之法

魏相責二千石不早慮其難正爲此

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饑乏病死於道路况至來春將大困乎不蚤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

何等深慮可與淺夫道耶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

此魏相所以條上故事也老臣之用心如此

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蕭望之入粟贖罪再議　[宣]

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經垂法爲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

一等豪强吏民請奪假貸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群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

西漢頌寃之文

緹縈爲父上書

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入爲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

張湯謝罪書

湯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

鄭昌頌蓋寬饒書 宣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

張敞諧公車上書 宣

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爵

乂行其志
歹非酷也

章交公論
人滿北軍
流言飛文
譁于民間
則決斷功
能亦消滅
首與之一
也

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亡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亡辜。鞫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亡所恨。

劉更生論甘延壽等疏 四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其後詔書曰陛下豈忘之哉）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陷康君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崑山之

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力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

功更大

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厪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覆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于留馬而

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陳湯上疏　元

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

士伍尊請復丙吉後爵邑 〔元〕

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

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
組徵卿不得食晨夜去皇孫敖盪數奏甘毳食物所
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豈豫知天
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子
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
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
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
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
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
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

杜欽訟馮奉世前功疏　國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

則百姓惑疑生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亡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王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谷永訟陳湯疏　國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聳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亡道閔王誅之

不加籌慮偪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揚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

於鼓鞞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永災異尤數對內則爲深宮后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閑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侯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又曰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群小不肯爲耳

谷永請勿治梁王疏 國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聾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檢既亡事實而察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

不服猥強劾立博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罪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衊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

德爲宗室刷汚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

公乘興訟王尊書 闕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群盜寖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群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禮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振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

捎循貧弱鉏耘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奸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按誅皆伏其辜奸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眞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

爲御史大夫可知

其頰兄子閎拔刀欲劫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
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文
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
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
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
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
竊痛傷尊修身潔己砥節首功刺譏不憚將相誅惡
不避豪強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
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亡辜制於
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

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

以素行斷其事

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

書奏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

辛慶忌等訟劉輔書 [illegible]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諍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謟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諐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

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褎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諍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鋭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督

耿育訟甘陳書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

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亡窮應是
南郡獻白虎邊陲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
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
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
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亡
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
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
不能自明卒以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
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
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

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申咸爲師丹上書

得經行古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遺奏對
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洩之過不在丹以此
貶黜恐不厭衆心唐林亦請復丹爵邑日財賞衆心有以慰復師傅之臣

孫寶救鄭崇書 園

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舉
刺不顧避貴幸之勢以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
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寃疑
昌與崇內有纖介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
受寃譖虧損國家爲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

永信少府猛議王嘉罪奏 園

聖主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王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

西漢治河之文

延年治河書　國

河出昆崙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按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埜之患天下當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

鄭當時請穿漕渠 匡

簡質而明盡

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

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
穀

亦自簡質可玩

番係請作渠田 國

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
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
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
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
與關中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

或言通褒斜道 國

抵蜀從古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

[illegible]爲精當三秦可稱論筆法

三歌其雄有氣是雄才帝王之作

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致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

河決歌 國

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埜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

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日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楗（楗不能禁）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于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亡水災

馮逡治河奏 國

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

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洩如有霖雨
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
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
民力以地形有埶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
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
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洩暴
水備非常又地節時　郭昌穿直渠三歲河水更從
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埶復邪直貝
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
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

平當治河奏

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亡隄防雍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

李尋論治河疏

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于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于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

後冀州民一議非大漢物力不能行惜乎衰也非其君○李尋疏水爲準平備究失細則滿溢爲敗

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

賈讓治河奏 園

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大川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

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宅室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

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此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堤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東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

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
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
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亡數如出數
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
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
豈其於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
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
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
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
渠臣竊按視遂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

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

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
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
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
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
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
決溢有敗爲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
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
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
人代買薪石之費數歲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
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

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免師丹策山崩地震河決泉涌司空之職猶廢焉丹亦自上水出流殺人民○成帝河平元年王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年爲河平正得下策

西漢侯王之文

項羽責宋儀　圖

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引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因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

安席埽境內而專屬于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

韓王信說漢王

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

人之仁也項王雖伯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强耳名雖爲伯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二十萬惟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

語簡亦顯

侯世家

與上從

令天下

苦眾非

天下所以

甚不

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可傳檄而定也

張良說沛公

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

大抑漢而揚項以激帝此亦一奇策也

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

張良遺項王書

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　簡盡

陳平說漢王

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資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

不能襲長則資其長

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夫鍾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

諸侯王請定帝號疏

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爲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

地分位號

位號比儗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宜

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

韓王信上書

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

韓王信報柴將軍書

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爲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世也今僕亡匿山谷

後世尚無此段奇有此段奇亦無此段語有此段語亦無此段激

閒且莫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結幽而勁

田橫耻見高帝

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

西漢策士之文

二語即長史發意而不明解只以意懸斷鼓盪軍論

引東事

陳餘遺章邯書

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

可誅

遥對

誅非得也

回兵內向以攻秦

羨爲從約兵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比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

一　袁生說漢王

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

蒯通說范陽令及武信君

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

先出此句點醒

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
慈父孝子莫敢剚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
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
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
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
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
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
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
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

有高屋建瓴之勢

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

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

○由○直○處○曰○能○出○峻○題○見○奇○

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

○短○句○須○挫○

而千里定者也

蒯通說韓信

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

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于中埜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鬭逐北至于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于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皐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于險塞而糧食竭于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于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

奇肆有逸氣

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于齊按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

涉曰足 所以得 文王今 以貢上

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過聽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

侯變服游說

以上皆說自知多信聯語簡似商鞅變法武

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蹢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

廣武君說韓信

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

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辨

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

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

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

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

鮑生與蕭丞相

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

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

君

召平說蕭何

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

田肯賀高帝禽韓信

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山河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

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齊王也

柴將軍遺韓王信

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寬○之○

隨何說黥布

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爲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南之衆日夜會

戰彭城下令撫萬人之衆無一人度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于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向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妣）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開其予漢）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特文切）也使楚兵勝漢則諸侯危

懼而相救夫楚之强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洩

酈寄說呂祿

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

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大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

西漢奏記之文

陸賈與諸子約 圖

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劒車騎侍從者一歲中遝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亡久慁公爲也

[illegible]以味
[illegible]士之風
[illegible]日積數
十年官不
遷侍郎位
不過執戟
○化民有
遺對亦近
弱宋文字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 國

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爲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穹穴之中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接塵而游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自述自若縣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天子之前何其浪也

東方朔與人書

○此○○流○禍○至○今○○○○

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

高遂說魏其

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文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漢書螫作奭

司馬相如荅牂牁盛覽書

詞賦者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內不可得而傳

鄒長倩遺公孫弘賢良書

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

[illegible]長倩舒[illegible]公孫弘書其一時條依之筆亦可想

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䋫倍䋫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襚皆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効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襚撲滿者以土爲器以畜錢具其有入竅而亡出竅滿則撲之土粗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誡歟故贈君撲滿一枚猶嗟盧與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弘與慶等猶知乞骸骨

司馬遷與摯伯陵書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氷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大夫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太史公賦才太龍聰名太高作文太好愛禍太酷

摯峻報司馬子長書

峻聞古之君子能料而行度德而處故悔吝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屛此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游餘齒耳

司馬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鬱悒而亡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才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發笑而自（一本見笑）點耳書辭宜荅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

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

奇策材力漢家所重漢武所亟賞

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効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岩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埜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亡一遂苟合取容亡所短長之効可見於此矣嚮者僕嘗厠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

最難

見自守爲
奇士詩眼

隸在闒茸之中乃欲卬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亡鄉曲之譽主上幸得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

奇才自負狀

亦爲張本

同爲侍中

叙到得意處可使陵不死

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

系所言精

爲陵開一竇脩批救

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一本報字下有於字）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一本有舉字）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以此貫腐）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

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
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
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
僕又佴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
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
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
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
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
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
有一死死有重于太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于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

也拘羑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强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巳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于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巳也今僕

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
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抱義何處不勉
焉僕雖怯耎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
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
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
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
青策才力能文章
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
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
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
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

事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知左丘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

少放不過

人

之文

重為鄉里戮笑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廻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俗即是辱）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徐樂書襲）

大夫當宜以此為念

舊謂楊惲報孫會宗書襲太史公皆不能聞諸先輩云文字[illegible][illegible]弱所謂弱者襲前人之句調也襲前人之氣亦弱也續居大夫之貌者多矣不如子雲反離騷自成一家言只襲與不襲之辨耳

李陵與蘇武書　陋

子卿名聲冠於圖籍分義光于二國形影表于丹青爵祿傳于王室家獲無窮之寵永明白于千載夫行志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死而後已將何恨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餘里雖身降名
志未並而怨已成計來從吾背[illegible]
辱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邪嗟乎子卿世
徒夫貴臣之意勁身絕域之表
事謬矣功者福主今爲禍先忠者義本今爲重患是以彭蠡起流屈原沉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德之志邪行矣子卿恩若一體分爲二朝悠悠永絕何可爲恩人殊俗異死生斷絕何由復達

李陵再報蘇武書

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荅慰誨懃懃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亡睹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氷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

益復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對論榮辱）身出禮義之鄉而入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詧孤負陵心區區之意（得當以報于漢）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

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埽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埜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

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爲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耻曹沫不死三敗之辱

卒復勾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
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
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
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鼂錯受

已是誰臣

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
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
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

此等句弱甚知非真筆

為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

將以降為報乎

失貴臣之意剄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
而長嘆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

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埜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

西漢文多不昔排對而語亦嫩

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與○前○對○語相生

終是不韵能平

蘇武報李陵書

曩以人之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逞悖豺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于無人之處跡皺於胡塞之地

秋朝露以爲飲茹田鼠以爲糧窮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强存徒念忠義雖誇僕以隆爵厚寵貢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追以自刃在頸鐵鑕在傍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沒命幸賴聖明遠承極贖得使入湯之危復假羽毛刖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爲世英器爲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爲榮況於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與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

甚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氂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貺重遺義當順承本爲一體今爲異俗子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乖離邈矣相見未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岱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荅報并還所贈

杜延年奏記霍光

吏繫罪人有常法令更詆異爲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名中二千石甚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過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

令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群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

吉不惟愛君實能愛友

丙吉與魏相書

朝廷深知弱翁行直方且大用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不顯其能

張敞與朱邑薦士書

明主游心大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

有薦之恩
[illegible]厲之口

穰穰歲餘粱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

以歌代哭
以嘯代諫

張敞與嚴延年書

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少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嚴延年答張敞書

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弊莠盛禾穢何可不鋤也

丞相史與韋玄成書

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寬饒之言亦必伉耶

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于後今子獨壹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掩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妙在含咀

王生予蓋寬饒書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君命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

下泉不歸而栗意蒼荒無度郎其自供也呼

初元二年嗯然之爵五部回之津門蒙蒼

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以法律為詩書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楊惲云渾然皆有飾騎〃夫就之分）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撓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楊惲報孫會宗曰方當盛漢之際願勉旃無多談○圖子講德論亦多談矣

鄭朋奏記蕭望之　圖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

前匝傳又赦詔傳朕八年亡它罪過及出更生皆免爲族八

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夕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竢見二子沒齒而巳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夕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鍔奉萬分之一

杜欽奏記王鳳論馮野王

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刪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

得詔恩則不得矣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賢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

谷永謝王鳳書

永斗筲之材質薄學朽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狂言擢之皁衣之吏厠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入膚受之愬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悊

兄覆育子弟誠亡以加昔蘇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

谷永與王音書

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諱忠其言至昔善將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以忠臣直友明吏良醫靈著蓍龜咸得盡忠正言不蔽兆占故能遷咎延譽轉禍為福永始四年勑列侯近臣省改奢僭諸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鍾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

谷永與王譚書

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于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累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于內而至戚賢舅執管鑰于外也愚竊不爲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爲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小子爲君侯安此

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仇者所快傷也

谷永戒段會宗書

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士以喻。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踦。萬里之外。以身爲本。願詳思愚言。

李尋奏記翟方進

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

以脩猜評
子雲淡妙

端山川水泉反理視患民人訛謠斥事感名三者既
教可爲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狠奪角弓且張金歷
庫上逆虔輔湛沒火守舍萬歲之期近慎朝莫上亡
側但濟世之功下亡推讓避賢之効欲當大位爲具
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闔府
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 杜業劾方進專作威福阿
黨所厚排擠英俊托公報私橫
厲無以畏忌欲以熏轑天下

劉歆與揚雄書

非子雲淡雅之才沉鬱之思不能經年閉志以成此
書 歆曰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又曰
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

漢人書不容易讀亦不容易借

班婕妤報諸姪書

記言屬見元帝所賜婕妤書以相比元帝被病無悰但鍛鍊後宮貴人書也類多華辭至如成帝則推誠謝實若家人夫婦相予書矣故畧陳其長短令汝曹自評之。

班嗣荅桓生借老莊書 㓝

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眞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不絓聖人之網不齅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

孔之軌躅馳頻閱之極摯既繫攣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于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又復失其故道遂匍匐而歸恐似此類故不進

